

# 身为长子的张学良小名为何叫小六子 ②

历史天空



黄世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第一次全部披露,拂去历史的尘埃,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私密情史……

## 【上期回顾】

张学良的第一个女人是他的表嫂,两个人的情分缘自一把香蕉。表嫂送了当时比较稀罕的香蕉到张学良家,张学良就去表嫂家还礼,在表嫂的引诱下,两人发生了关系。



辛夷坞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赵甸甸想要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哪怕没有激情,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但她没想到,自从遇到池澄,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幻城摇摇欲坠。带着爱与恨归来,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让赵甸甸失去了所有的退路,只是因为,那条唯一的退路,就在他的怀中。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沙漠里的浮城,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

## 【上期回顾】

池澄和甸甸被巡山员所救,在山里养伤。这天甸甸接到前夫谢凭宁的电话,表达了要和她复合的意思。

张学良年少时挺恨张作霖的。从记事起,张作霖就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也像传说中的鬼似的,天黑进门,鸡叫了就走,两头不见亮。最急的一次,把裤带都落在了家里。张学良对这件事始终想不明白。那时人都不穿开裆裤,裤腰一般都有三尺半到四尺,穿裤子时,把多出来的部分一折,再用腰带一系就成了。张学良想不明白的是,没有腰带,自己那个鬼一样的爸爸是怎么上的路。

十二岁前,张学良一直跟母亲赵春桂生活在一起,先在台安,后在新民杏核店胡同。张作霖官越当越大,媳妇也不断更新换代,先是二姨太,继而又是三姨太、四姨太,可他和和妈妈还住在狭小的土屋里。一铺小炕,炕头是妈妈,炕梢是姐姐张冠英。他和弟弟张学铭睡在中间。挨挤得紧紧的,把炕尿了,都说不清楚是谁尿的。张学良晚年回忆童年生活时,说:我小时候总挨打。至于总挨谁的打,没有说,分析一下,应该是母亲赵春桂。因为十二岁之前,张学良与张作霖在一起的机会很少。

张学良印象中的母亲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母亲青春韶秀,脸上总是笑意盈盈,性情像一只没有脾气的老花猫。妈妈的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张学良说不清楚。反正感觉妈妈好像突然间就变了,变得喜怒无常,变得不讲道理。笑容少了,歌也不唱了,动不动就抡起巴掌,得着脑袋打脑袋,得着屁股打屁股,一边打一边说,跟你那死爹一个熊样!于是,张学良模模糊糊地懂了,妈妈的变化好像跟爸爸有关,跟爸爸总也不回家有关。

张学良七八岁的时候,赵春桂提起张作霖,还总是带有一种谅解。总是说:你爸在吉林剿匪,隔山跨水的,回来一趟不容易。可自打张作霖进了奉天后,赵春桂再也不说这样的话

了。有一次,张学良听见妈妈跟姥姥抱怨:妈你说,奉天离新民,也就一膀子远的路,赶上好晴天,站在奉天城楼上,不用望远镜都看得见新民的土城墙。可他还是不回来。妈,他是不是看我老了,不想要我啦?张学良记得,妈说着说着就哭了。

这话说过不久,赵春桂就病倒了。汤儿药的喝了几个月,眼见人越来越瘦,气也越喘越粗,最后,连炕都下不来了。张冠英哭着对张学良说:弟,妈不行了,你赶紧进城去找爸,让爸来见妈最后一面。张学良马上换了衣服,匆匆进城。

张学良见到张作霖,张作霖正在房间里大发脾气,杯子碟子的碎片散了一地。汤玉麟几个人低眉顺目地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张学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张作霖猛地回过身,一指门外:滚!都给我滚!张学良吓得心里一激灵,鼓了鼓勇气,说:爸,妈病了,病得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张作霖扫了张学良一眼,皱了皱眉头,又来烦我!你们能不能不来烦我!啊?去吧,回家去吧。张学良哭着离开了张作霖,那一刻,他恨死了张作霖,如果手里有枪,他会毫不犹豫地给这个无情无义的父亲一枪。

张学良走后,张作霖突然觉得有些闹心,他让人喊来包瞎子。包瞎子名叫包秀峰,是张作霖的军师,也是他的算命先生。遇到什么把不准的事,他都让包瞎子先给算算。包瞎子知道张学良来过,他猜想,如果不是赵春桂病危,张学良不会急急地跑来省城。包瞎子翻了翻白眼,很专业地掐算一番,说:大帅,卦相不吉,嫂夫人怕是不久于人世矣。听了这话,张作霖吓了一跳:不能吧,她才三十八岁,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哪能说不行就不行呢?

张作霖赶到杏核店胡同时,赵春桂已经气若游丝。见张作霖来了,赵春

桂眼中滚出几滴眼泪,却已然不能说话。张作霖瞪了张冠英一眼,这啥时候的事?咋不早告诉我?张冠英没等开口,泪水先流了出来,妈妈总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让告诉你。张作霖坐到赵春桂身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说:没事,咱马上进城,城里有好大夫,会治好你的。赵春桂慢慢摇摇头,抬起手,指向张冠英、张学良兄弟三人。张冠英领着弟弟走到炕前,还未等说话,赵春桂眼一闭,手轰然一声砸在炕上。

张冠英、张学良、张学铭扑上前,抱着赵春桂放声大哭。张作霖抓住赵春桂的手,感觉那熟悉的体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赵春桂的出殡在新民县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奉天各督抚衙门的大小官员,张作霖七个把兄弟及所部连以上军官,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的驻奉领事,商务代办都赶到了新民。杏核店胡同前车水马龙,人潮汹涌,看得附近的居民都傻了眼。赵春桂被葬在了锦县东北距县城78里的驿马坊。

安葬完赵春桂,张作霖在墓地的门房住了一天一夜。张学良想知道他在里边捣什么鬼,可见不到他的人影,也听不到他的声音,门和窗都关得紧紧的。卫队长祁老号守在门前,像一尊门神。第二天早上,张作霖走出门房,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只腿好像瘸了。他走到张学良身边,一边揉着那条腿,一边说:小六子,你记住,我死后,你就把我埋在这里。听了这话,张学良感觉一痛,眼泪几欲夺眶而出。心里半苦半酸地喊了一句:你妈拉巴子的,你总算说了句有人味的活!

张学良进奉天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冯庸。冯庸是跟着父亲冯德麟来的,爷俩一人一匹马,呼着喊着,狂奔进院,直冲到正房门前才下了马。冯德麟长得像他那匹日本战马一样,高大凶猛,威风凛凛。下马就亮开大嗓

门,震得窗户纸哗啦啦响:得换房子了,这个破院,养蚰蚰还差不多。冯德麟当年是辽西最大的一股土匪的首领,有人枪七八千。他叱咤辽西走廊时,张作霖只不过是十几人保险队的小头头。

张作霖带着张学良从屋里出来,见了冯德麟,拱了拱手:三哥来了。1910年,张作霖与冯德麟、张景惠、汤玉麟等人在洮南结拜时,冯德麟排行老三,张作霖排行老七。冯德麟看了看张作霖身后的张学良,明知故问:哎,这小鬼崽子是谁?小六子吗?张作霖笑说:是,他就是小六子。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却有个莫名其妙的小名——小六子。几十年来,关于张学良的这个小名,史家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直到张学良晚年开口说话,人们才知道这小六子的来历。张学良的小名原叫双喜。大约三岁的时候,包瞎子给张学良算了一卦,说此子命硬,克父克母。破解之法是进庙当“跳墙和尚”,把“双喜”还给佛祖。然后,出得庙来,听见第一声呼喊,就把喊的话当作小名。而张学良刚出庙门听到的第一声是一个女人在喊:小六子,回家吃饭!从此,张学良就有了新的小名。只不过,这小名只有张作霖和几个太太叫得,别人是不能乱叫的。

张学良不知冯德麟是什么人,见他骑着马直冲进院,满嘴酒气,满身匪气,就有几分讨厌。张学良字汉卿,冯庸的字也叫汉卿。张学良小名小六子,冯庸的小名叫小五子。所以,有些长辈说:这两个小鬼崽子呀,五五六六,天生就是一对卵蛋。

张作霖把张学良和冯庸领到厢房,说:这里就是课堂,先生明天才能来,你俩先自己看看书,我还有事。张作霖走后,冯庸凑到张学良身边,悄声说了一句话。张学良把书一摔,起身就走。冯庸说:哎,你进过窑子没有?

# 被人群冲散的甸甸和池澄心被拉近了 完

都市情感

然而甸甸并没有思考太久,就对谢凭宁说了“不”。她不知道她是怎么了,也许是受了那一碗水的蛊惑。一个谎话往往需要无数个谎话来圆,那是否同理可证,一夜的荒唐也注定要用无数次荒唐来弥补?

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持续晴好,通往山下的公路彻底恢复了正常,猎冬的村民们都纷纷背起背篓走出家门,春天的脚步近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早春的暖意所感染。从度日如年到安之若素,池澄和甸甸都已经适应了滚哥家的生活,虽然谁都不愿意往深处想,这改变意味着什么,但心中已有惆怅。

当甸甸第一次向池澄提起下山的车已经恢复正常运营时,池澄的脚伤就意外地出现了反复,原本在拐杖的借力下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的他忽然疼得下不了床,只要略一动,就露出痛苦无比的神情。滚哥夫妇起初百思不得其解,情急之下又打算把卫生所的大夫请来,但甸甸阻止了他们。只可惜无论怎么自欺欺人,该来的迟早会来。那天中午,甸甸刚把饭端到池澄床前,滚嫂就着急地在外面朝她招手。她走出堂屋,看到表情复杂的滚哥领着两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不等她问,对方已做了自我介绍,其中中年纪略长的是村干部,另外一个城里人打扮的则是特意来接池澄的司机。

告别的时候,池澄把钱包里所有的现金都留在了枕头底下。下山途中,池澄的心情一直不太好,话更是少得可怜。大概他心里太过清楚,回到了熟悉的那个世界,很多被不着痕迹隐藏起来的问题都将暴露无遗。他和甸甸在山里说了太多的以前,但唯独没有触碰关于将来的字眼。前尘旧事里有爱恨、有得失、有不肯相忘的理由,但当一切回归到不亏不欠,他们之间还剩下什么?

车子出景区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司机原计划连夜赶回去,但池澄

却说自己饿了,非要到附近的镇上找个地方填饱肚子,说不必赶夜路回去,晚上就找个旅店将就住上一夜。甸甸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她对未来一样的不确定。她出去给等在家中的艳丽姐打电话,说自己可能还要推迟一天回家。刚坐回桌边,还没好好吃上几口东西,又来了一通电话,这回是谢凭宁。谢凭宁让甸甸在镇上等他两个小时,他立即赶过来接她。

甸甸犹豫了,下意识地看向池澄。他把玩着面前的小酒杯,不无嘲弄地静观她的言行。打从决定下山起,他就是这副喜怒无常的模样,身上仿佛绑着地雷,就等着她不小心踩上去。甸甸心中忽然涌起了愤怒,他反复无常,空口说爱,却吝于交付一个女人最渴望的东西。假如他留恋的只是这副躯壳,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爱上他的灵魂?

甸甸答应在镇上等谢凭宁。这是她给摇摆的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你打算去哪儿?”池澄终于开了口。甸甸说:“回我妈身边,先想办法把她欠的钱解决了。”池澄说:“我也可能要回我爸身边一趟。”“嗯。”“大家都有去的地方了,这不是很好吗?”

他嘴上那么说,神情里却瞧不出半分“好”的意味,甸甸附和着点点头,他就发作了。“如果我离开办事处,估计你也呆不下去了。回到谢凭宁身边做你的家庭主妇,顺便借破镜重圆的机会把你妈的事摆平了,挺好。这是你一贯的做事风格。过不了几年,又重新攒够一笔钱,到那时即使谢凭宁又想不开再把你甩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还能再分到一套房子。总好过把筹码压在一个随时可能一无所有的人身上。”

就算她再小心地避过地雷,他也非要闹得大家不安宁。甸甸僵着背部的肌肉,徐徐道:“池澄,你想怎么样就直说,不能不讲道理。”“我不知道

怎么和你讲道理。”他的声音也不甚平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你不就是想拿谢凭宁要挟我,逼我表态吗?我舍不得你,谁都能看出来。买一个戒指很容易,可一路上我都觉得害怕,我想娶的是一个爱我的女人,就像我爱她一样。问题是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三年前她吻我,因为我是当时离她最近的嘴唇,三年后她留在我身边,会不会只因为我是离她最近的肩膀?你想找个可以依靠的男人,条件合适,时机恰当,谁都可以。但我受不了!”

甸甸听完他的指控,苦涩一笑,“你扪心自问,你是个可以让人放心依靠的男人吗?我在你身边何尝不是提心吊胆?既然大家都受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没必要再耗下去了。今后就各走各的吧。”池澄从后面抓住了她的手,“别走!”

甸甸进退不得,情急间竟有了掉泪的冲动。她对池澄说:“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没有办法变成对方量身打造的那个人的,你彻底要我怎么样?”池澄说:“再陪我走一段行不行?至少把我送到车上。”甸甸看着拄着拐杖的池澄,总是这样,他混账起来让人恨不得抽死他,一换个面孔却又无辜得使你狠不下心拒绝。

甸甸换着他的手,这是她最后一次答应他的要求,陪他走最后一段路。这天恰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既赶上圩日,镇上又有庙会,舞龙舞狮的锣鼓声鞭炮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们沉默地往前走了几步,前方横亘着一个略显残破的井盖,想起两人首次结缘的场景,他们都有些怔怔的。甸甸引着池澄绕过去,他却一瘸一拐地站在井盖上。“干什么呀?”甸甸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想找死别拉上我。”“我就不信这个邪。”他艰难地在上原地转了个圈,“看吧,这就是你说的危险。你怕的事不一定会发

生,该来的再小心也躲不过。”

甸甸背对着他掉下泪来。忽然锣鼓声逼近,鞭炮和身旁人群的欢呼同时炸响在耳边。沿街而过的舞龙队朝他们走来。甸甸回过神来,才发现身旁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她的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回头已经看不到池澄。甸甸担心池澄的腿支撑不住被人撞倒,忙踮起脚尖翘首以望,然而四下寻找,除了她,就是火星四溅的鞭炮。

她闪过炸开的鞭炮纸,竭力想要往回走,嘴里不断重复着“抱歉”、“借过”、“请让一让”之类的字眼,在人潮中穿行。到后来她什么都不想说了,所有的慌张不安都化成一种简单而狂热的冲动,她要看到他站在自己面前,迫不及待!哪怕几分钟之前她已下定决心安然走过这段路之后就彻底抽身离开。她甚至已经不能去分辨自己想见到他的渴望是否只来自于对他伤腿的担忧,也许正是在同一种冲动的驱使下,她才在悬崖半空中放弃了向上爬的机会跳了下来。

然而,不管如何努力,甸甸并没有成功地逆流而上,实际上人潮已从她身边汹涌而过,将她弃于身后。不过,忽然显得寂静而空荡的四周还有一个同类。池澄依然站在那个井盖上,面朝她的方向张望。

原来他们离得这么近,她竟错觉像被银河阻隔开来。甸甸想,她一定是近距离被鞭炮的巨响震晕了,脑子里什么都想不起来,只知道傻乎乎地走向他,在池澄单手张开怀抱时,毫不犹豫投入他的怀里。他们有过无数种拥抱的理由,但现在她紧紧依偎着身边的这个人,根本不需要理由。并不是没有想过,也许他并不是真的爱她,他爱的只是曾经得不到的;她也没有那么一往情深,她要的只是现在可以抓住的。然而答案难道比怀里的人更真实可靠?现在他们都觉得,再没有比“分开”更坏的打算!